

外教社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吴刚 著



A Study on
Oscar Wilde's
Literary
Criticism

王尔德
文艺理论研究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 / 吴刚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207-4

I. 王… II. 吴… III. 王尔德, O. (1856~1900) — 文艺理论 — 研究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3515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字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207-4 / I · 0077

定 价: 1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吴刚是我情同手足的挚友,是我志同道合的心智伙伴。近年来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吴刚的作品上涂上几个字,说说我对他的评价。平时,我喜欢称吴刚为“大师”,虽然有玩笑的成份,但从素养来看,他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下面是我的一些更为具体的理由:首先,他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他十分欣赏罗素的一句话:No one can say anything against me(这世上没有什么话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因为他自己就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有不为浮云遮望眼的认识高度,有一份判断是非时保持不偏不倚的理性的自信。我认为,吴刚有培根所说的人性中至纯的要素——用真理去评判真理。其次,吴刚有着一颗能如欣赏生活中各种斑斓色彩一样去理解各色似乎怪诞理念的赤子之心。他会问一些似乎十分幼稚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很感人的童真。当他搞懂一个难懂的问题后,似乎太阳照进了他的心里,会绽出暖心的微笑。再其次,他懂美,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更追求超越物质层面的思想的美、艺术的美,追求纯粹的美。他认为人虽无法据“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为己有,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可以切切实实地从中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我经常看到他读一些泛黄的小册子,有中文的,有英语的,都是些名篇,经常做一些高级的智力

游戏,其中包括他读《门萨智商黑洞》一类的书,不为功利,只是为了做脑力体操,为了精神的愉悦。他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我无意用满载的收获去换取世人对成功的认同,因为研究本身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酬劳。”凭借我与他十多年的交往,我坚信,以上的话不是什么“应景”的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话,因为这与他一贯的言行是一致的。再再其次,他对朋友真诚,为人忠厚可靠。英国诗人丁尼生为纪念挚友哈兰姆写了抒情短诗“浪花拍、拍、拍”(Break, Break, Break),诗中有一幅画:一艘艘高大的船驶去,驶进山弯里的港湾(And the stately ships go on / To their haven under the hill)。我想,假如人生是海,我们在大海行驶一段时间之后,需要休息,需要在港湾里休息,朋友就是我们的港湾,若港湾在山弯里,那么我们更感到安全了。对我来说,吴刚就像山弯里的港湾,因为当我感到世态炎凉,觉得血渐冰冷时,吴刚等朋友们所给予的伟大友谊又再度让我觉得温暖。

此时此刻,我读完吴刚的著作初稿之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写了一部有价值的书。我感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将王尔德的思想与其他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或艺术家的思想进行相似性的比较或相异性的比照来解释、界定王尔德的理念,挖掘其真正涵义。比如,他通过比较,认为王尔德批评即创造的观点与萨特存在主义美学中倡导读者在阅读中展开自由创造的观点如出一辙;再比如,他认为,王尔德的“艺术将生活看作其部分素材”的观点与柏拉图的“模仿者只能触及到事物的形象的部分”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观点两种表达。第二、在介绍、解释王尔德的观点之后,提出自己很有见地的独立观点,体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当分析王尔德把“陷入狂乱”夸大成阅读和理解作品的唯一方法时,他明确指出这里存在以偏概全的毛病。有时候,吴刚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芒。在讨论王尔德关于艺术与客观生活关系时,吴刚的观点是:若夸大两者之间的交集,忽视差异,用生活的道德

准则来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艺术的发展甚至生存会受到钳制;但如果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艺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因此,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在讨论比较敏感的、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时采取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这一点在讨论王尔德关于“罪恶”和“谎言”问题时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吴刚在对王尔德的思想做了细致阐述、分析之后指出,王尔德认为罪恶和艺术都有“生命力自由表现”特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罪恶和艺术是相似的;王尔德认为艺术家应该具有“发明、想象、梦想”的品行,艺术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谎言和艺术是相似的。

吴刚常说,一个人以往取得怎样的成绩不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今后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有新的认识。我没有看到他完成本书后任何沾沾自喜的得意,恰恰相反,他说他感到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说得更好些。我想,一个人若不囚禁在昨天的成就里,而是想着明天还有什么进步,他肯定会不断学习、探索,不断攀上新的高峰,在新的高峰看到更加美妙的景色。我期待着吴刚不断攀上新的高峰,并将沿途看到的美景以及站在高峰上看到的美景变成文字,与更多的人共享他的精神快乐。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史志康



自

序

最早看到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名字还是很小的时候,当时从一本叫做《连环画报》的杂志中看到了《快乐王子》的故事,很感动,但对作者并没有多少注意,而且也绝对想不到将来会把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他倾注许多心血。说来,命运之类宏大的概念有时往往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决定的。自从读了大学以后,我便一直都在与英美文学打交道。在先学生而后教师的这段岁月中,虽然对王尔德的了解在增加,但一直都在普通的范围之内,直到2001年,他才从众多英美文坛名宿构成的我的工作和研究背景中跳了出来,长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我正在读在职的博士,逍遥了一年之后,终于要为论文的题目而开始犯难了。我的导师史志康教授一如既往地宽慰我,叫我不着急,说他即将要到美国去出差,顺便帮我看看有什么合用的书。他和我都是一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从美国回来了,帮我带回来一本王尔德的选集,并且很平静地对我说:“就写他吧。”

我向来顺从命运的安排,于是开始了有目的的用功,又过了大约两年,写了一篇有关王尔德文艺理论思想的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回头再看,这部急就章式的论文写得实在是平常得紧,但打下了一个

比较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两年并没有荒废,因为正是在这两年中,我仔细地阅读了有关王尔德的传记、作品、书信和有关他的批评,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感到着迷。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特殊气质和人格魅力如黑洞般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冲动。我虽然资质愚钝,但仍然不揣浅陋地想要去挖掘一个宝藏。我无意用满载的收获去换取世人对成功的认同,因为研究的本身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酬劳。就连丘吉尔这样的智者都向往从过往的贤哲中选取王尔德成为他的谈伴^①,那么,在我的研究中如果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的思想——出于不懈的努力或诚挚的理解,但绝非天赋——得以穿透了历史与我心仪的人物实现了对话,我的努力不是都得到回报了吗?

然而,真的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随着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我越来越体会到了这项工作的艰难。首先,在阅读王尔德的过程中,我不禁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王尔德其实是更应该被欣赏而不是被研究的。王尔德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即便是在他相对理论性较强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如他收在《意图集》中那篇著名的理论性对话的题目一样)是“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这样的观点不仅是为了提高文学批评的地位,将它上升到与艺术同等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作为艺术的附庸),而且确乎也包含了这样一层观念,即应当把批评当作一门艺术来进行。关于这样一种批评方法的得失,我将在本书的某个章节中专门予以论述,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王尔德一直崇尚以艺术的方式去生活,这一点从他对待生活中许多事件的态度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他相信艺术优于生活。他活着时表现出来的花

① 事见王尔德之子维维安·霍兰为英文版《王尔德作品集》所作的序,“有人曾问温斯顿·丘吉尔,来世愿同谁订交倾诉衷肠,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奥斯卡·王尔德。’”
↑ 引自《王尔德全集》第一卷第37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

花公子习气其实是他试图把生命转化成艺术的努力。”^①这一态度被他贯彻到了他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之中,其具体表现就是他非常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便是在阐述理论性较强的哲学或美学观点时,他也非常注意言辞的优美与意义的明晰,非常警惕一切非艺术的、不美的东西混入他的作品。在他的写作中,言辞优美如非唯一,也无疑是他最为看重的标准。比如,他在雷丁监狱里写就的长信《自深处》,是他对自己与道格拉斯之间的交往和自己被捕前荒唐生活的回顾与反思。这封信交织了多种剧烈而又复杂的情感,写得堪称椎心泣血。然而,即便是处于相互矛盾的情感的强烈冲击之下,王尔德仍然保持了对文字极强的控制力,文中可供人诵读的优美段落比比皆是,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才情与功力。王尔德

他写作中的这一唯美倾向往往使人在激赏其文字的同时相对轻视他的观点。然而真正具有批评眼光的人是能够从中看出不一般的价值的。王尔德的传记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理查·艾尔曼,就曾从其对王尔德超乎寻常的了解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用自己的理由和自己的方法奠定了许多批评立场的基础,这些立场至今仍以极相同的术语在讨论,而我们今天极愿把这些换成更生疏的名词了。”^②这就说明,在研究王尔德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秉持一些机械的框架来衡量其价值。王尔德从来没有,也无意写那些面目森严的学术论文。与严谨的逻辑和系统的论证相比,他更在乎思想的新颖与睿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一直在挑战非艺术的批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以 21 世纪通行的科学性大大高于艺术性的学术话语来衡量他的价值,岂不是同样圆凿方枘,将为其所不屑?至少这样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将被忽略。为了充分挖掘这种价值——随着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王尔德在建立文学批评立场这一点上

① 苏福忠:“前言”,《王尔德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王尔德全集》第四卷第 2 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

的价值曾经被大大地低估了——我们应当尽量忽视名词与术语上的差异，而尽力在思想的实质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其次，王尔德是一个浑身充满了矛盾的人，很难用一定的范式或体例去加以概括。这既是研究他的难点所在，却也充分凸现了王尔德研究的必要性。虽然王尔德也称自己是“一个通过以其为化身的流派和运动而对法国的思潮有过显著影响的艺术家的”^①，但一张唯美主义的标签毫无疑问并不足以囊括王尔德的全部特质，尽管在不少的文学史著作中人们正是这样做的。在他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我们常常能读到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一现象能以观点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来解释，但另一方面也是王尔德的一种刻意的行为。他很明显地受过爱默生的思想的影响，从来不认为保持言语的前后一致是一种美德。在《谎言的衰朽》中，他曾说过：“谁要始终如一？是笨蛋和教条主义者，是那些将其原则贯彻到行动的终极，直至实践归谬法的令人乏味的人，而不是我。”^②这足以说明，至少在有些时候，他对于保持观点的一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诸如《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和《谎言的衰朽》等篇什中，他借对话双方之口道出互相矛盾的观点，而且在态度上并无偏倚，则更反映他主动运用矛盾来作为自己的一种叙述策略。这样的策略至少可以带来以下两个好处：其一，可以通过作者至少是表面上的暧昧态度略微收敛一下文章中那些最为离经叛道的言论的锋芒，这对于当时王尔德所处的环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绝对有必要的；其二则是向人们巧妙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理其实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总是像事实那样以简单明了的面目示人，有时我们从相互矛盾的观点中甚至可以更好地达到接近真理的目的。不过，尽管这些矛盾的观点有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统一，但对于任何想要辨明王尔德的真正态度并进而对

① 《王尔德作品集》第 65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王尔德全集》第四卷第 323 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

他的思想进行梳理的人来说,它们还是构成了障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如果仅仅满足于断章取义地摘引王尔德的语句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那么最终无疑会使自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世纪英国另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对王尔德的思想造成过较大影响的约翰·拉斯金,曾在一篇名为《论书》的散文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作者往往不愿和盘托出自己的意思,“……而是通过隐含的方式和寓言道出,目的是他可以确定你需要它。……他们把思想给予你不是作为帮助,而是作为奖赏,他们从而确信你是受之无愧的,然后才允许你获得它。”^①在面对王尔德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了这段话的含义。

再者,王尔德并无意在批评方面构筑系统而又缜密的理论大厦。他关于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论述,除了《意图集》中较有名的那几篇相对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外,其余多散见于其文学作品、书信和各种短小精悍的批评实践文字中。比如,他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序》就是由一组警句构成的,但细细读来,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要求艺术自治的思想是完整而又一致的,所以,这短短一页的文字历来被看作是王尔德文艺思想的浓缩。王尔德更看重只言片语,有意疏远理论体系构建的作法不仅有其渊源,也颇有其理由。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没有费心构筑过庞大的理论体系,后人只能从他们的弟子所记录的只言片语中管窥他们的思想,然而这却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圣贤的这些片段言论或许会令后人在解释时产生分歧,但正如王尔德所言:“批评家们尽可意见分歧,艺术家不会自相矛盾。”^②他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是印象派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追求逻辑的严密和理论的周全,往往从个人的主观感悟出发,注重整体

① 《英国文化选本》第200页,杨自伍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道连·格雷的画像〉序》,引自《王尔德全集》第一卷第4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

印象,有时只是只言片语,点到即止,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风云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反对营造体系的做法在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等人身上得到了强化,并在当时的文化斗争中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他们“在小说中取消‘情节’,在非小说类写作中放弃线性论述,而其理由建立在‘任何连续的系统论述之不可能性’这个假定上。”“巴特……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写简短的文章,他所写的书籍往往是短文的合集,而不是‘真正的’书,是一个个问题的记叙而不是统一的论证……用片断或‘短文’的形式写作,产生了一种新的连载式(而非直线式)的文章布局。这些片断可以任意加以呈现。”“这种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恰好体现了那种新的感受力,即对任何建立体系的企图保持充分的警觉。”^①苏珊·桑塔格在其《关于“坎普”的札记》中说:“要以言语来框定一种感受力,尤其是一种活跃的、旺盛的感受力,人们必须审慎而灵活。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一些。以一本正经和专题论文似的方式对待坎普,只会使人不知所措。”^②不无巧合的是,这篇文章正是以对王尔德的八句散见于各处的隽语发表札记的形式连缀而成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叙述策略间存在的清晰的脉络。虽然王尔德并没有像桑塔格那样明确地给这种叙述方式赋予民主精神,但我们至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种貌似松散的形式下,存在着一种比语言的完整与统一更重要的东西,即思想的完整与统一。思想的完整与统一不仅有可能摆脱语言的完整与统一(或者毋宁说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完整与统一),有时甚至是必须的。阐释得越多,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可能性就越多。我们早就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身后的遭际中认识到这一点了。因此,我想在本书的写作中有意识地与“连

① 《苏珊·桑塔格文集〈反对阐释〉》,译者卷首语第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② 同上,第321—322页。

续的系统论述”保持疏离,而以一种类似札记的方法来点评王尔德的思想对我们的启迪。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种更加有效地接近王尔德的方法。

最后的一点就是思想上的关联问题。虽然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这一艺术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如其自诩的那样是该流派的化身,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忽略属于这一流派的其他艺术家们的存在。王尔德并不是唯美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所谓“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初露端倪。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的观念,莱辛、歌德、席勒等人也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一直到19世纪,唯美思想才形成了明确的理论。就连唯美主义那句著名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也并非王尔德的首创。这一术语是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由法国作家和诗人蒂奥费勒·戈蒂埃正式明确其概念。在王尔德出生前19年的1835年,戈蒂埃在《〈莫班小姐〉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真正称得上是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①美国作家和诗人爱伦·坡等人也都早在王尔德之前就发表过唯美主义的论述。关于这些论述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展开,只借用雷纳·韦勒克的一句话对此稍加总结。他说:“……王尔德的思想断断谈不上新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佩特、斯温伯恩、阿诺德、戈蒂埃、波德莱尔、坡的著述中探本溯源。”^②王尔德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说得比别人晚,有时他对别人思想的借鉴直接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韦勒克说得还算客气的,称他“所有批评著作都带有推崇佩特的色

① 《唯美主义》第2页,赵澧、徐京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第478页,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彩”，“……从佩特著作里汲取主要思想……一字不易地照搬大段大段的内容。我们也许真想把王尔德简单地看成是社会史上的一个人物、主张其前辈思想的一个宣传家。”^①与王尔德同住在泰特街，同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坚人物的著名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则干脆指责王尔德剽窃，说他“在我与他的闲谈中拣些精华装点到外省去贩卖的布丁”。^②王尔德在世时就对类似的指责毫不在乎，他深谙“炒作”之道，曾十分高调地称自己“一辈子就怕别人不误解”。他非但不以自己的许多思想受了别人的影响为耻，相反，他为自己能青出于蓝，在这一干出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唯美主义流派的中心人物而颇感得意。1882年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来到纽约，当地记者问他传闻他曾手持一支百合花走过皮卡迪利大街是否属实，他得意地回答说：“做没做过根本无关紧要，但能让人们以为你做过，这才算是本事。”^③正是从他的这句话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我原先准备专门以一章的篇幅来梳理一下王尔德受别人的影响，看到了这句话后，我放弃了这一念头。我觉得我想要研究的是他的思想的内涵、其在当时的意义和对当今的启示，为各路好汉在忠义厅中排出高低座次是文学史家们的事。我关心的是异，而不是同。如果王尔德与之前的人们的思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很有兴趣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探究一下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而如果他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相同（其实我颇怀疑这一说法，因为只要这种思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非常具体的想法，而是有一定的抽象性的话，那么无论一个人是充满善意地赞同还是充满恶意地剽窃另一个人的思想，他在理解和阐述时必然会

①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第478—479页，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② 《奥斯卡·王尔德：生平与忏悔》第二卷第19—21页，弗兰克·哈里斯著，纽约，1916年，转引自《王尔德全集》第一卷第7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 《纽约世界报》1882年1月8日，转引自《剑桥文学指南 奥斯卡·王尔德》第1页，Peter Raby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因其个人背景的不同而导致误读),则也并非意味着他的思想就毫无价值。相同的思想(让我们姑且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使用这种说法)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讲出,一定会生发出新意。因为说到底,一种思想的意义是由其接受者决定的,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话,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每一个人的思想其实都是别人施加于他的各种影响的综合,好比是一种化合物,而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应当去将他的思想分解成原子,然后说这些原子其实早就存在了,而是应当研究为什么这些早就存在的原子结合在一起后会呈现出独特的面貌。韦勒克认为,各种思想见解间的“孰先孰后”和“相互关系”是“无从解答的问题”,“纯粹‘思想史’的方法不能促使我们对个别理论家的一些结构松散甚而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有任何概括性的了解,它也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大批学家的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①所以,我准备有意识地淡化这部分内容,将它放在王尔德生平介绍的章节中约略提及,而在后面研究其文艺理论的章节中,则视具体情况,适当列举一些同类或先前的观点,只以帮助读者理解为念,而绝无考据钩沉之意。

以上粗略地谈了一点我写作此书的想法,作为学界后进,我才疏学浅,一点陋见,权充引玉之砖。

本书的写作自2002年动笔,到今年才最终完成。这其中固然有教学工作与家庭生活上的压力,但主要还是由于我自身的懈怠。在这几个年头里,我的导师和朋友史志康教授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我对他的感谢非语言可以表达。我的妻子童海青女士在这几年里对我的工作表现了可贵的理解,不仅为我分担了大量的家庭重担,还多次督促我要抓紧时间。对她的牺牲与奉献我的感谢也非语言可以表达。在此书写作的第四个年头,即2006年,我的双胞胎儿子吴思遥、吴思远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让我对这个世

①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14—15页,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目

录

序	I
自序	V
第一章 国内外王尔德研究状况概述	1
第二章 王尔德生平传略与创作经历	16
第三章 王尔德论批评的功能与价值	32
第四章 王尔德论批评家的素质与任务	47
第五章 王尔德论道德	71
第六章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自然观	95
第七章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生活观	106
结语	128
参考文献	131